



# 玄奘的精神

济群法师

# 玄奘的精神

——2014年为戈友会学员开示

- 一、玄奘的五大精神 9
  - 1. 精进好学的精神 9
  - 2. 为法忘躯的精神 25
  - 3. 淡泊名利的精神 42
  - 4. 临危不惧的精神 52
  - 5. 无我利他的精神 58
- 二、玄奘精神的四大意义 74
  - 1. 文化遗产的意义 75
  - 2. 精神追求的意义 83



3. 探究生命的意义 89

4. 降魔成道的意义 93

三、结束语 99

玄奘三藏是汉传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。其他三位，分别是南北朝时期的鸠摩罗什、真谛三藏，及稍晚于玄奘的唐代义净三藏。玄奘三藏出生于隋代开皇二十年（公元 600 年），圆寂于唐高宗麟德元年（公元 664 年。关于玄奘生卒年月，不同版本略有出入），出家 50 余年。唐贞观三年（公元 629 年），他不顾安危，西行求法，所到之处，声名远扬。归国后，译经达 74 部，1338 卷，可谓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

玄奘三藏不仅在佛教史上有着仰之弥高的地



位，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及中外文化交流，也有着不可取代的影响。但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，社会民众却颇多误解。因为小说《西游记》的盛行，很多人把玄奘等同于那个懦弱无能、不辨正邪的唐僧，使他的真实面貌逐渐模糊。其后某些影视作品的恶搞，更让这个形象面目全非。

前些年，钱文忠教授在“百家讲坛”开讲“玄奘西游记”，深受欢迎，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玄奘三藏的历史形象。其后，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史诗剧情纪录片“玄奘之路”，通过“乱世孤旅，绝域求生；生死兄弟，亡命凌山；穿越草原，踏上圣土；随风而逝，西天取经；享誉佛国，归心似箭；呕心沥血，圆满”六个篇章，讲述了玄奘三藏为法忘躯的求道决心，和九死一生的西行历程，使



人们对其生平有了更直观的了解。个中史料，主要来自玄奘口述、辩机笔录的《大唐西域记》，及慧立、彦棕编撰的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（以下简称《三藏法师传》）。

我们今天来认识玄奘，不仅要了解他的经历，还要通过这些经历，了解其中的精神内涵，以及这些精神对我们所具有的意义。关于玄奘的精神，我觉得，可以归纳为“精进好学、为法忘躯、淡泊名利、临危不惧和无我利他”五点。在这些精神中，又包含着四重意义，分别是：文化遗产的意义、精神追求的意义、探究生命的意义和降魔成道的意义。以下，将一一进行介绍。在论及玄奘五大精神的部分，将摘录《三藏法师传》的相关内容作为参照，并附有小标题，使大家对玄奘

事迹有更多了解。其目的，一是见贤思齐，志存高远；二是饮水思源，忆念法宝来之不易。每一本，每一字，既是佛陀智慧的结晶，也是古德用生命继承和传递的。正如义净三藏所说：“晋宋齐梁唐代间，高僧求法离长安。去人成百归无十，后者安知前者难。路远碧天唯冷结，沙河遮日力疲殫。后贤如未谙斯旨，往往将经容易看。”

这一点，在资讯发达的今天，尤其容易为人忽略。因为我们得到这些太容易了，打开电脑或手机，就有海量经典可供选择。但我们是否想过，它们究竟是怎么来的？我早年在广化寺学律时，还需要手抄学习资料。而在一千多年前，这些经典不仅要一字一句地抄写，一字一句地翻译，还要跋山涉水、九死一生地从西域取回。很难想象，



如果不是这些古德舍身求法，当佛教在印度消亡后，人类将失去多少精神宝藏，多少智慧光明。可以说，他们在不同程度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，而玄奘三藏正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。





## 一、玄奘的五大精神

### 1. 精进好学的精神

从《三藏法师传》的记载来看，玄奘自少年起就志向远大。他 13 岁出家求度时，因年幼不被录取，但在面对“出家意何所为”之问时，一句“远绍如来，近光遗法”的答复，却使考官深嘉其志，破格录取。仅此一例，即可见其善根深厚，非同凡响。

从出家到发愿西行前，是玄奘在国内的学习阶段。期间，他游学于洛阳、汉川、成都、长安



等地。这些都是当时的义学中心，玄奘先后依景法师学《涅槃经》，依严法师学《摄大乘论》，依基、暹二法师学《摄论》、《毗昙》，依震法师学《迦延》，依深法师学《成实论》，依岳法师学《俱舍论》，并在受戒后学习五篇七聚，究通诸部，具有极高的佛学造诣，被誉为“释门千里之驹”。是以，时常应邀讲经，说法善巧，为人称叹。

尽管当时的玄奘已誉满京邑，前途光明，但他并不以此为足。在四处参学、遍谒众师的过程中，玄奘详考其理，觉得各家之说隐显有异，不知如何取舍，所以发愿西行，到佛教发源地印度深入学习，以释众疑。

这一走，就走了近二十年，遍历一百多个国家，行程五万里。期间，虽然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，



但只要遇到有名望的大德，他都会依止闻法，虚心求教。先后学习了《毗婆沙论》、《俱舍论》、《顺正理论》、《因明》、《声明论》、《经百论》、《广百论》、《对法论》、《显宗论》、《理门论》、《众事分毗婆沙》、经部《毗婆沙》、《怛埤三弟钵论》、《随发智论》、佛使《毗婆沙》、日胄《毗婆沙》等经论，并在佛教盛行的迦湿弥罗国停留两年，修学多种经论。到达印度那烂陀寺之后，“听《瑜伽》三遍，《顺正理》一遍，《显扬》、《对法》各一遍，《因明》、《声明》、《集量》等论各二遍，《中》、《百》二论各三遍”，钻研诸部，兼学梵书。

在那烂陀学习五年后，玄奘又前往印度各地继续参学。先后随萨婆多部二大德就读《毗婆沙》、《顺正理》；在南憍萨罗国学《集量论》；随大众部



二大德学《根本阿毗达摩》等论；至钵伐多国学正量部《根本阿毗达摩》、《摄正法论》、《教实论》等；并依止胜军论师两年，学习《唯识抉择论》、《意义理论》、《成无畏论》、《不住涅槃》、《十二因缘论》、《庄严经论》，并请教《瑜伽》、《因明》等经论中的疑惑。

参访地之多，学习量之大，涉及面之广，即使在交通便利、资讯发达的今天，也是难以想象的。这固然和他的天赋异禀有关，但更离不开精进好学的精神，离不开对佛法真理的渴求。这也是今天佛弟子特别需要学习的。我们有了如此便利的闻法条件，足不出户就能在网上遍访各地大德，不仅有汉传的，还有藏传和南传的。而古德冒着生命危险带回的经典，在网上也能随时查阅、



下载。但我们学习了什么？收获了什么？我们缺少的，其实就是闻法的意乐，好学的精神。如果没有这一点，即使资料再多，学习再便利，也是不能于法受益的。就像把顽石置于海中，哪怕海水再浩瀚，也不能被吸收到石头中。

关于玄奘精进好学的精神，《三藏法师传》有如下记载：

年仅十三，即以好学著称

既得出家，与兄同止，时寺有景法师讲《涅槃经》，执卷伏膺，遂忘寝食。又学严法师《摄大乘论》，爱好逾剧。一闻将尽，再览之后，无复所遗。众咸惊异，乃令升座覆述，抑扬剖畅，备尽师宗。美问芳声，从兹发矣。时年十三也。（卷一）



听《摄论》等，二三年间，究通诸部

又与经子午谷入汉川，遂逢空、景二法师，皆道场之大德，相见悲喜。停月余，从之受学，仍相与进向成都。诸德既萃，大建法筵，于是更听基、暹《摄论》、《毗昙》及震法师《迦延》，敬惜寸阴，励精无怠，二三年间，究通诸部。（卷一）

二十受具，习五篇七聚

法师年满二十，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，坐夏学律，五篇七聚之宗，一遍斯得。益部经论研综既穷，更思入京询问殊旨。（卷一）

学《成实》、《俱舍》，一遍而尽其旨

至相州，造休法师，质问疑碍。又到赵



州，谒深法师学《成实论》。又入长安，止大觉寺，就岳法师学《俱舍论》。皆一遍而尽其旨，经目而记于心，虽宿学者年不能出也。至于钩深致远，开微发伏，众所不至，独悟于幽奥者，固非一义焉。（卷一）

依常、辩二大德习《摄大乘论》

时长安有常、辩二大德，解究二乘，行穷三学，为上京法匠。缙素所归，道振神州，声驰海外，负笈之侣从之若云。虽含综众经，而偏讲《摄大乘论》。法师既曾有功吴、蜀，自到长安，又随询采，然其所有深致，亦一拾斯尽。（卷一）

向达摩僧伽请问《婆沙》

彼有沙门名达摩僧伽，游学印度，葱岭



已西推为法匠，其疏勒、于阗之僧无敢对谈者。法师欲知其学深浅，使人问师解几部经论。诸弟子等闻皆怒。达摩笑曰：“我尽解，随意所问。”法师知不学大乘，就小教《婆沙》等问数科，不是好通。因谢服，门人皆惭。从是相见欢喜，处处誉赞，言已不能及。（卷二）

随般若羯罗就读《毗婆沙论》

纳缚伽蓝有磔迦国小乘三藏名般若羯罗（唐言慧性）。闻缚喝国多有圣迹，故来礼敬。其人聪慧尚学，少而英爽，钻研九部，游泳四舍，义解之声周闻印度。其小乘《阿毗达磨》、《迦延》、《俱舍》、《六足》、《阿毗昙》等无不晓达。既闻法师远来求法，相见甚欢。法师因申疑滞，约《俱舍》、《婆沙》等问之，其





酬对甚精熟，遂停月余，就读《毗婆沙论》。伽蓝又有二小乘三藏，达摩毕利（唐言法爱）、达摩羯罗（唐言法性），皆彼所宗重。睹法师神彩明秀，极加敬仰。（卷二）

依称法师听《俱舍论》《顺正理论》等

彼僧称法师者，高行之人。戒禁淳洁，思理淹深，多闻总持，才睿神茂，而性爱贤重士，既属上宾，盱衡延纳。法师亦倾心咨禀，晓夜无疲，因请讲授诸论。彼公是时年向七十，气力已衰，庆逢神器，乃励力敷扬，自午已前讲《俱舍论》，自午已后讲《顺正理论》，初夜后讲《因明》、《声明论》。由是境内学人无不悉集。法师随其所说，领悟无遗，研幽击节，尽其神秘。（卷二）



于迦湿弥罗国停留二年，学诸经论

（至迦湿弥罗国）其后健陀罗国迦腻色迦王，如来灭后第四百年，因胁尊者请诸圣众，内穷三藏、外达五明者，得四百九十九人，及尊者世友，合五百贤圣于此结集三藏。先造十万颂《邬波第钵论》释《素怛缆藏》。次造十万颂《毗柰耶毗婆沙论》，释《毗柰耶藏》。次造十万颂《阿毗达磨毗婆沙论》，释《阿毗达磨藏》。凡三十万颂，九十六万言。王以赤铜为鑠，镂写论文，石函封记，建大窣堵波而储其中，命药叉神守护。奥义重明，此之力也。如是停留首尾二年，学诸经论。礼圣迹已，乃辞出。（卷二）



## 依龙猛弟子学《经百论》《广百论》

明日到砾迦国东境，至一大城。城西道北有大庵罗林，林中有一七百岁婆罗门。及至观之，可三十许，质状魁梧，神理淹审，明《中》、《百》诸论，善《吠陀》等书……仍就停一月，学《经百论》、《广百论》。其人是龙猛弟子，亲得师承，说甚明净。（卷二）

## 依毗腻多钵腊婆学《对法论》等

至那仆底国，诣突舍萨那寺，有大德毗腻多钵腊婆（此云调伏光，即北印度王子），好风仪，善三藏，自造《五蕴论释》、《唯识三十论释》。因住十四月，学《对法论》、《显宗论》、《理门论》等。（卷二）



## 依旃达罗伐摩学《众事分毗婆沙》

至阇烂达那国（北印度境），入其国，诣那伽罗驮那寺。有大德旃达罗伐摩（此云月胄），善究三藏。因就停四月，学《众事分毗婆沙》。（卷二）

## 依阇耶鞠多听经部《毗婆沙》

至禄勒那国（中印度境）……国有大德名阇耶鞠多，善闲三藏。法师遂住一冬半春，就听经部《毗婆沙》论。（卷二）

## 依蜜多斯那学萨婆多部《怛埵三弟钵论》等

至秣底补罗国，其国有大德名蜜多斯那，年九十，即德光论师弟子，善闲三藏。法师又半春一夏就学萨婆多部《怛埵三弟钵论》（唐言《辩真论》，二万五千颂，德光所造也），



《随发智论》等。(卷二)

依毗离耶犀那三藏学佛使《毗婆沙》等

至羯若鞠阇国(唐言曲女城。中印度)……法师入其国，到跋达逻毗诃罗寺住三月，依毗离耶犀那三藏读佛使《毗婆沙》、日胄《毗婆沙》讫。(卷二)

随戒贤法师听《瑜伽论》三遍，及各经论多遍

还归那烂陀寺，方请戒贤法师讲《瑜伽论》，同听者数千人……法师在寺听《瑜伽》三遍，《顺正理》一遍，《显扬》、《对法》各一遍，《因明》、《声明》、《集量》等论各二遍，《中》、《百》二论各三遍。其《俱舍》、《婆沙》、《六足》、《阿毗昙》等，以曾于迦湿弥罗诸国听讫，至此寻读决疑而已。(卷三)

于那烂陀寺钻研诸部，兼学梵书

兼学婆罗门书……此诸记论辩能论所  
论……法师皆洞达其词，与彼人言清典逾妙。  
如是钻研诸部及学梵书，凡经五岁。（卷三）

随萨婆多部二大德学《毗婆沙》等

自此渐去至伊烂拏国。伽蓝十所，僧徒  
四千余人，多学小乘，说一切有部义。近有  
邻王废其国君，以都城施僧，于中并建二寺，  
各有千僧。有二大德，一名怛他揭多鞠多（此  
云如来密），二名羸底僧诃（此云师子忍也），  
俱善萨婆多部。又停一年，就读《毗婆沙》、  
《顺正理》等。（卷三）

在南憍萨罗国学《集量论》

至南憍萨罗国（中印度境）……其国有



婆罗门善解因明。法师就停月余日，读《集量论》。（卷四）

随大众部二大德学《根本阿毗达摩》等论

至驮那羯磔迦国（南印度境）……法师在其国逢二僧，一名苏部底，二名苏利耶，善解大众部三藏，法师因就停数月，学大众部《根本阿毗达摩》等论，彼亦依法师学大乘诸论，遂结志同，行巡礼圣迹。（卷四）

至钵伐多国学正量部《根本阿毗达摩》等

至钵伐多国（北印度境）。城侧有大伽蓝，百余僧皆学大乘，是昔慎那弗怛罗（唐言最胜子）论师于此制《瑜伽师地释论》，亦是贤爱论师、德光论师本出家处。又其国有二三大德，并学业可遵。法师因停二年，就学正



量部《根本阿毗达摩》及《摄正法论》、《教实论》等。从此复东南，还摩揭陀施无厌寺，参礼正法藏论。（卷四）

依萨婆多部大德，咨决所疑

闻寺西三逾缮那有低罗择迦寺，有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罗，本缚罗钵底国人，于萨婆多部出家，善自宗三藏及《声明》、《因明》等。法师就停两月，咨决所疑。（卷四）

依胜军论师二年，学《唯识抉择论》等

从此复往杖林山居士胜军论师所……法师就之，首末二年，学《唯识抉择论》、《意义理论》、《成无畏论》、《不住涅槃》、《十二因缘论》、《庄严经论》，及问《瑜伽》、《因明》等疑已。（卷四）





## 2. 为法忘躯的精神

玄奘三藏的一生，是学法、求法、弘法的一生。

为了追求真理，他从未顾及自身安危，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当年准备西行求法时，因为国家不允许百姓出关，同行者都退却了，只有玄奘不改初衷。在他心目中，求法是身为佛子的使命所在，也是效法先贤的实际行动。正如他所说的那样：“昔法显、智严亦一时之士，皆能求法导利群生，岂使高迹无追，清风绝后？大丈夫会当继之。”

漫漫西行路，是一望无垠的沙漠，人鸟俱绝的戈壁，峻极于天的雪山。玄奘孑然孤游，四顾茫茫，惟有前人骨骸作为路标。一路上，除了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，还要面对难以预料的突发危险。这是对身体的考验，更是对心力的挑战——



是进是退，何去何从？每一次，玄奘的选择从来没有改变，那就是向西，向西……

从玉门关第四烽至野马泉途中，渺无人烟，玄奘走出百里后就迷路了。祸不单行的是，又失手将水囊打翻，千里行资一朝斯罄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得重返第四烽。回转十多里后，他又想到：“我先发愿，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，今何故来？宁可就西而死，岂归东而生！”思及此，毅然掉头西进。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，这该需要多大的勇气！和这种生死攸关的危难相比，我们在修学中遇到一些障碍，算得了什么？但我们面对障碍时，又是如何选择，如何取舍的？

为什么玄奘会有“宁可就西而死，岂归东而生”的决心？因为他已确认，真理才是人生最为重要



的。如果不能找到真理，人生将毫无意义。所以，哪怕为求法付出生命，他也在所不惜。可见，我们的每一次取舍，都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，反映了法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。

经过种种艰苦卓绝的危难后，玄奘又要面对另一重考验。西域高昌王对玄奘礼敬有加，极意挽留。起初，是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见玄奘执意不从，便转而加以威胁，给他两个选择，或是留在当地，或是遣送归国。为表明自己西行求法的志向，玄奘毅然绝食三天，水米不沾。终于使高昌王为之动容，并相约求法归来后至高昌国弘法三年。

玄奘三藏到达印度后，为了护持并弘扬大乘佛法，多次与他宗或外道进行辩论。在曲女城大会上，更是坐为论主，公开接受十八国僧人及外



道的挑战。按照印度传统，宗教之间的辩论绝不仅仅是口舌之争，而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。落败的一方，或是改变信仰，或是砍头相谢，代价可谓大矣。所以，参与者既要通达法义，还要有为法舍身的大无畏精神。

取经归来，为了使这些经论在汉地得到弘传，玄奘三藏又投入浩大的译经工程。虽然年事已高，加上西行途中因环境恶劣而落下病根，仍不辞劳苦地日夜翻译。每日三更睡，五更起，并定好进度，如果白天有事不能完成，晚上必然将之补足。可以说，从踏上西行之路的那天起，他就一直在用自己的生命践行，为正法焚膏继晷，倾其所有。

如此种种，充分体现了玄奘为法忘躯的精神。

关于这一点，《三藏法师传》有如下记载：



誓游西方以问所惑，并取经论以释众疑

法师既遍谒众师，备餐其说，详考其理，各擅宗涂，验之圣典，亦隐显有异，莫知适从，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，并取《十七地论》以释众疑，即今之《瑜伽师地论》也。又言：“昔法显、智严亦一时之士，皆能求法导利群生，岂使高迹无追，清风绝后？大丈夫会当继之。”于是结侣陈表。有罌不许。诸人咸退，唯法师不屈。既方事孤游，又承西路艰险，乃自试其心，以人间众苦种种调伏，堪任不退……时年二十六也。（卷一）

为求大法，纵死中途，非所悔也

胡公因说：“西路险恶，沙河阻远，鬼魅热风，过无达者。徒侣众多，犹数迷失，况师单独，如何可行？愿自斟量，勿轻身命。”



法师报曰：“贫道为求大法，发趣西方，若不至婆罗门国，终不东归。纵死中途，非所悔也。”（卷一）

孤身穿行沙漠，路遇恐怖情形

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，唯望骨聚马粪等渐进。顷间忽有军众数百队满沙磧间，乍行乍止，皆裘褐驼马之像及旌旗槃纛之形，易貌移质，倏忽千变，遥瞻极著，渐近而微。法师初睹，谓为贼众；渐近见灭，乃知妖鬼。又闻空中声言：“勿怖，勿怖！”由此稍安。经八十余里，见第一烽。（卷一）

任即刑罚，终不东移一步以负先心

（校尉王祥）仍言：“西路艰远，师终不达……”法师对曰：“……然恨佛化，经有不



周，义有所阙，故无贪性命，不惮艰危，誓往西方遵求遗法。檀越不相励勉，专劝退还，岂谓同灰尘劳，共树涅槃之因也？必欲拘留，任即刑罚，奘终不东移一步以负先心。”（卷一）

独行沙河，念观音菩萨及《般若心经》，在危获济

（王伯陇）云：“……从是已去，即莫贺延碛，长八百余里，古曰沙河，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复无水草。”是时顾影唯一，但念观音菩萨及《般若心经》。初法师在蜀，见一病人，身疮臭秽，衣服破污，愍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。病者惭愧，乃授法师此经，因常诵习。至沙河间，逢诸恶鬼，奇状异类，绕人前后，虽念观音不能令去，及诵此经，



发声皆散，在危获济，实所凭焉。（卷一）

迷路失水，危难重重，终不退转

时行百余里，失道，觅野马泉不得。下水欲饮，袋重，失手覆之，千里行资一朝斯罄。又失路，盘回不知所趣，乃欲东归还第四烽。行十余里，自念：“我先发愿，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，今何故来？宁可就西而死，岂归东而生！”于是旋辔，专念观音，西北而进。是时四顾茫然，人鸟俱绝。夜则妖魑举火，烂若繁星，昼则惊风拥沙，散如时雨。虽遇如是，心无所惧，但苦水尽，渴不能前。是时，四夜五日无一涕沾喉，口腹干焦，几将殒绝，不复能进，遂卧沙中默念观音，虽困不舍。启菩萨曰：“玄奘此行不求财利，无冀名誉，但为无上正法来耳。仰惟菩萨慈念





群生，以救苦为务。此为苦矣，宁不知耶？”  
如是告时，心心无辍……此等危难，百千不能备序。（卷一）

被高昌王强留，绝食以明志

王曰：“弟子慕乐法师，必留供养，虽葱山可转，此意无移。乞信愚诚，勿疑不实。”……法师既被停留，违阻先志，遂誓不食以感其心。于是端坐，水浆不涉于口三日。至第四日，王觉法师气息渐懈，深生愧惧，乃稽首礼谢云：“任师西行，乞垂早食。”（卷一）

翻越雪山七日，同行多有冻死

至凌山，即葱岭北隅也。其山险峭，峻极于天。自开辟已来，冰雪所聚，积而为凌，春夏不解，凝沍污漫，与云连属，仰之皑然，



莫睹其际。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，或高百尺，或广数丈，由是蹊径崎岖，登陟艰阻。加以风雪杂飞，虽复屨重裘不免寒战。将欲眠食，复无燥处可停，唯知悬釜而炊，席冰而寝。七日之后方始出山，徒侣之中餒死者十有三四，牛马逾甚。（卷二）

过沙漠，无水草，望遗骨而进

又西北入大磧，无水草，望遗骨而进五百余里，至飒秣建国（唐言康国）。（卷二）

涉雪岭以求经，可谓如来真子

东南入大雪山，行六百余里，出睹货罗境，入梵衍那国。国东西二千余里，在雪山中。涂路艰危，倍于凌磧之地，凝云飞雪，曾不暂霁。或逢尤甚之处，则平途数丈。故



宋王称西方之难，增冰峨峨，飞雪千里，即此也。嗟乎，若不为众生求无上正法者，宁有禀父母遗体而游此哉！昔王遵登九折之坂，自云：“我为汉室忠臣。”法师今涉雪岭求经，亦可谓如来真子矣。（卷二）

至诚礼拜，见如来影

既至窟所……至诚而礼百余拜，一无所见。自责障累，悲号懊惚，更至心礼诵《胜鬘》等诸经、赞佛偈颂，随赞随礼，复百余拜，见东壁现如钵许大光，倏而还灭。悲喜更礼，复有槃许大光现，现已还灭。益增感慕，自誓若不见世尊影，终不移此地。如是更二百余拜，遂一窟大明，见如来影皎然在壁，如开云雾忽睹金山，妙相熙融，神态晃昱，瞻仰庆跃，不知所譬。（卷二）



著《会宗论》三千颂，示空有二宗不相违背

时戒贤论师遣法师为众讲《摄大乘论》、《唯识抉择论》。时大德师子光先为众讲《中》、《百论》，述其旨破《瑜伽》义。法师妙闲《中》、《百》，又善《瑜伽》，以为圣人立教，各随一意，不相违妨，惑者不能会通，谓为乖反，此乃失在传人，岂关于法也。愍其局狭，数往征诘，复不能酬答，由是学徒渐散，而宗附法师。法师又以《中》、《百》论旨唯破遍计所执，不言依他起性及圆成实性，师子光不能善悟，见《论》称“一切无所得”，谓《瑜伽》所立圆成实等亦皆须遣，所以每形于言。法师为和会二宗言不相违背，乃著《会宗论》三千颂。《论》成，呈戒贤及大众，无不称善，并共宣行。（卷四）



与顺世外道辩论得胜，度其学佛

时复有顺世外道来求论难，乃书四十条义，悬于寺门曰：“若有难破一条者，我则斩首相谢。”经数日，无人出应……法师令唤入，将对戒贤法师及命诸德为证，与之共论，征其宗本历外道诸家所立……如是往复数番，婆罗门默无所说，起而谢曰：“我今负矣，任依先约。”法师曰：“我曹释子终不害人，今令汝为奴，随我教命。”婆罗门欢喜敬从，即将向房，闻者无不称庆。（卷四）

著《破恶见论》，驳小乘所制《破大乘义》

时法师欲往乌荼，乃访得小乘所制《破大乘义》七百颂者……遂寻其谬节，申大乘义而破之，为一千六百颂，名《破恶见论》。将呈戒贤法师及宣示徒众，无不嗟赏曰：“以

此穷核，何敌不亡。”（卷四）

曲女城坐为论主，十八日无人发论

施讫，别施宝床，请法师坐为论主，称扬大乘序作论意，仍遣那烂陀寺沙门明贤法师读示大众。别令写一本悬于会场门外示一切人，若其问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，请断首相谢。如是至晚，无一人致言……明旦复来，迎像送引聚集如初……竟十八日无一人发论。将散之夕，法师更称扬大乘，赞佛功德，令无量人返邪入正，弃小归大。（卷五）

渡河失经，往屈支、疏勒访本，并修表入朝

法师前为渡河失经，到此更使人往屈支、疏勒访本，及为于阗王留连，未获即还，因修表使高昌小儿逐商伴入朝，陈已昔往婆罗



门国求法，今得还归到于阗。其表曰：“沙门玄奘言：奘闻马融该赡，郑玄就扶风之师，伏生明敏，晁错躬济南之学。是知儒林近术，古人犹且远求，况诸佛利物之玄踪，三藏解缠之妙说，敢惮涂遥而无寻慕者也。玄奘往以佛兴西域，遗教东传，然则胜典虽来而圆宗尚阙，常思访学，无顾身命。遂以贞观三年四月，冒越宪章，私往天竺。践流沙之漫漫，陟雪岭之巍巍，铁门巉险之涂，热海波涛之路。始自长安神邑，终于王舍新城，中间所经五万余里。虽风俗千别，艰危万重，而凭恃天威，所至无鯁。仍蒙厚礼，身不辛苦，心愿获从，遂得观耨崛山，礼菩提之树，见不见迹，闻未闻经，穷宇宙之灵奇，尽阴阳之化育，宣皇风之德泽，发殊俗之钦



思，历览周游一十七载。今已从钵罗耶伽国经迦毕试境，越葱岭，渡波谜罗川归还，达于于阗。为所将大象溺死，经本众多，未得鞍乘，以是少停，不获奔驰早谒轩陛，无任延仰之至。谨遣高昌俗人马玄智随商侣奉表先闻。”（卷五）

因西行而得冷病，屡经困苦

法师少因听习，及往西方，涉凌山雪岭，遂得冷病，发即封心，屡经困苦。数年已来，凭药防御得定。今夏五月，因热追凉，遂动旧疾，几将不济。（卷九）

于玉华宫摒弃诸缘，专事翻译《般若》

东国重于《般若》，前代虽翻，不能周备，众人更请委翻。然《般若》部大，京师多务，又人命无常，恐难得了，乃请就于玉华宫翻





译。帝许焉。即以四年冬十月，法师从京发向玉华宫，并翻经大德及门徒等同去。（卷十）

得梦中感应，广翻《大般若经》，一如梵本

至五年春正月一日，起首翻《大般若经》。经梵本总有二十万颂，文既广大，学徒每请删略，法师将顺众意，如罗什所翻，除繁去重。作此念已，于夜梦中即有极怖畏事以相警诫，或见乘危履险，或见猛兽搏人，流汗战栗，方得免脱。觉已惊惧，向诸众说，还依广翻。夜中乃见诸佛菩萨眉间放光，照触己身，心意怡适。法师又自见手执花灯供养诸佛，或升高座为众说法，多人围绕，赞叹恭敬。或梦见有人奉己名果，觉而喜庆，不敢更删，一如梵本。（卷十）



恒虑无常，不辞劳苦，终成六百卷

然法师翻此经时，汲汲然恒虑无常，谓诸僧曰：“玄奘今年六十有五，必当卒命于此伽蓝，经部甚大，每惧不终，努力人加勤恳，勿辞劳苦。”至龙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，功毕绝笔，合成六百卷，称为《大般若经》焉。合掌欢喜，告徒众曰：“此经于汉地有缘，玄奘来此玉华者，经之力也。向在京师，诸缘牵乱，岂有了时。今得终讫，并是诸佛冥加，龙天拥祐，此乃镇国之典，人天大宝，徒众宜各踊跃欣庆。”（卷十）

### 3. 淡泊名利的精神

玄奘三藏西行之前，在国内已声名鹊起，供养丰厚。但他为了追求真理，对这些成就、名利、



地位弃若敝屣，毅然西行。在玄奘求法途中，因为学识渊博，说法善巧，闻法者无不口口相传，称扬赞叹，美名传遍西域。所经之地，各国国王的热情接待。尤其是高昌王麴文泰，千方百计地加以挽留，并许以国师之位。不仅全国民众都要尊重他，接受他的教化，连国王也要恭敬礼拜，随之受学。对于这样的荣誉和地位，玄奘依然不为所动。

到达那烂陀寺后，这个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，同样为玄奘提供了优越的参学条件。不仅免诸僧事，供养丰厚，还有净人照料生活。在此期间，玄奘通过与外道、小乘和中观学者的多次辩论，所向无敌，声誉日隆，并受到当时印度最有权势的戒日王和拘摩罗王的特别礼遇。二王为争夺这位远方高僧，差一点兵戎相见。他们对玄奘的敬重程度，



由此可见一斑。尤其在曲女城大会上，玄奘为五印度十八国的沙门、婆罗门和外道开示大乘微妙之理，名满印度，如日中天。大乘弟子称之为“摩诃耶那提婆”，即“大乘天”；小乘弟子称之为“木叉提婆”，即“解脱天”。

在佛国圣地获得的无上荣誉和成就，并没有让玄奘以此为足。因为他求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出人头地，而是为了广利群生。所以，在听闻诸部甚深法义，解决修学疑惑后，就发愿以所闻归还翻译，使汉地信众也能得蒙法益。他谢绝了各国国王的珍宝供养和殷勤挽留，带着舍利、佛像、法宝返回中土。

当玄奘三藏从西域载誉归来，唐太宗对他的见识广大和酬对得体大为赞赏，屡次劝师还俗，



辅佐政务。玄奘志不在此，反复推辞，才得罢休。因为深得皇家赏识，玄奘获得了最高礼敬和丰厚供养，但他总是随得随散，或营造塔像，或布施穷苦，十方来，十方去，充分彰显了一个出家人不为物役的情怀。

纵观玄奘的一生，不仅对世间的名闻利养、高位重权毫无兴趣，对自己在佛国取得的无上荣誉也淡然处之，不以为重。关于玄奘淡泊名利的精神，《三藏法师传》有如下记载：

在荆州讲《摄论》等，嚬施如山，一无所取

到荆州天皇寺，彼之道俗承风斯久，既属来仪，咸请敷说。法师为讲《摄论》、《毗昙》，自夏及冬，各得三遍。时汉阳王以盛德懿亲，作镇于彼。闻法师至，甚欢，躬身



礼谒。发题之日，王率群僚及道俗一艺之士，咸集荣观。于是征诘云发，关并峰起，法师酬对解释，靡不词穷意服。其中有深悟者，悲不自胜。王亦称叹无极，嚬施如山，一无所取。（卷一）

于凉州讲《涅槃》等，所得供养燃灯并分施诸寺

遇凉州人送官马归，又随去至彼。停月余日，道俗请开《涅槃》、《摄论》及《般若经》，法师皆为开发……时开讲日，盛有其人，皆施珍宝，稽颡赞叹。归还各向其君长称叹法师之美，云欲西来求法于婆罗门国。以是西域诸城无不预发欢心，严洒而待。散会之日，珍施丰厚，金银之钱、口马无数，法师受一半燃灯，余外并施诸寺。（卷一）



高昌王殷勤挽留，不为所动

王曰：“……自承法师名，身心欢喜，手舞足蹈，拟师至止，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。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，望师讲授，僧徒虽少，亦有数千，并使执经充师听众。伏愿察纳微心，不以西游为念。”法师谢曰：“王之厚意，岂贫道寡德所当。但此行不为供养而来，所悲本国法义未周，经教少阙，怀疑蕴惑，启访莫从。以是毕命西方，请未闻之旨，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独洒于迦维，抉择微言庶得尽沾于东国，波仑问道之志，善财求友之心，只可日日坚强，岂使中涂而止……玄奘西来为法，法既未得，不可中停。”（卷一）

虽所经诸国王侯礼重，但西行之心不变

发日，王与诸僧、大臣、百姓等，倾都



送出城西。王抱法师恸哭，道俗皆悲，伤离之声振动郊邑。敕妃及百姓等还，自与大德已下各乘马送数十里而归。其所经诸国王侯礼重，皆此类也。（卷一）

途中多有国王供养，皆不受而返

时缚喝西南有锐末陀、胡寔健国。其王闻法师从远国来，皆遣贵臣拜请过国受供养，辞不行。使人往来再三，不得已而赴。王甚喜，乃陈金宝饮食施法师，法师皆不受而返。（卷二）

每至圣地，即以金银等分留供养

此等圣迹无量，法师皆得观礼。自高昌王所施金、银、绫、绢、衣服等，所至大塔、大伽蓝处，皆分留供养，申诚而去。（卷二）





听论未了，不遂参王

其戒日王行时，每将金鼓数百，行一步一鼓，号为节步鼓。独戒日王有此，余王不得同也。既至，顶礼法师足，散花瞻仰，以无量颂赞叹讫，谓法师曰：“弟子先时请师，何为不来？”报曰：“玄奘远寻佛法，为闻《瑜伽师地论》。当奉命时，听论未了，以是不遂参王。”（卷五）

戒日王及十八国王各施珍宝，一皆不受

戒日王益增崇重，施法师金钱一万、银钱三万、上氎衣一百领；十八国王亦各施珍宝。法师一皆不受。王命侍臣庄严大象，施幢请法师乘，令贵臣陪卫，巡众告唱，表立义无屈。西国法，凡论得胜如此，法师让而不行。（卷五）



## 谢绝诸王挽留，一心归国弘法

法师辞欲归，王曰：“弟子方欲共法师阐扬遗法，何遽即归？”如是留连复十余日，鸠摩罗王殷勤亦如是，谓法师曰：“师能住弟子处受供养者，当为师造一百寺。”法师见诸王意不解，乃告以苦言曰：“支那国去此遐远，晚闻佛法，虽沾梗概，不能委具，为此故来访殊异耳。今果愿者，皆由本土诸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也，以是不敢须臾而忘。”（卷五）

戒日王及鸠摩罗王施金钱众珍，并皆不纳

王曰：“师须几许资粮？”法师报：“无所须。”王曰：“何得尔？”于是命施金钱等物，鸠摩罗王亦施众珍，法师并皆不纳。唯受鸠摩罗王曷刺厘帔（即粗毛下细者所作），



拟在涂防雨。于是告别，王及诸众相饯数十里而归。（卷五）

太宗劝师还俗辅佐政务，固辞乃止

帝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，因劝归俗，助秉俗务。法师谢曰：“玄奘少践缁门，伏膺佛道，玄宗是习，孔教未闻。今遣从俗，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，不唯无功，亦徒令腐败也。愿得毕身行道，以报国恩，即玄奘之幸甚。”如是固辞乃止。（卷六）

守戒缁门，阐扬遗法，此其愿也

帝以法师学业该赡，仪韵淹深，每思逼劝归俗，致之左右，共谋朝政。往于洛阳宫奉见之际，以亲论之。至是又言曰：“……意欲法师脱须菩提之染服，挂维摩诘之素衣，



升铉路以陈谟，坐槐庭而论道，于意何如？”

法师对曰：“……至于守戒缁门，阐扬遗法，此其愿也，伏乞天慈，终而不夺。”（卷六）

所获供养皆随得随散，无所贮畜

大帝以法师先朝所重，嗣位之后礼敬逾隆，中使朝臣问慰无绝，嚬施绵帛、绫锦前后万余段，法服、纳、袈裟等数百事。法师受已，皆为国造塔及营经像，给施贫穷并外国婆罗门客等，随得随散，无所贮畜。（卷十）

#### 4. 临危不惧的精神

在玄奘三藏的西行求法途中，除了险峻的环境，恶劣的气候，还要面对官兵、盗贼等种种威胁。

因为玄奘当初是偷渡出境，一旦被人发现，不仅要遣送归国，前功尽弃，还会因此获罪。为了避

人耳目，他只能昼伏夜行。但出发不久，所雇胡人向导就因害怕被捕而退心，甚至以刀逼迫玄奘返回。此后，玄奘只得孤身前行。每遇危难，就至心称念观音名号及《般若心经》，把生死全然交付三宝。就这样，逢凶化吉，渡过重重危难。

最惊险的一次，是从阿逾陀国前往阿耶穆佉国途中，遇到一群祀奉突伽天神的强盗。他们见法师相貌庄严，仪态端正，准备将他作为供品，杀取血肉，用以祭祀天神。在走上祭坛、刀刃近身的危急时刻，法师没有惊慌失措，悲戚懊恼，而是礼敬十方佛，并专心忆念弥勒菩萨。如此，竟如亲赴弥勒净土，全然忘却身在祭坛，四周更有贼众虎视眈眈。正是他对三宝的虔诚信心，再次感应道交，转危为安。



在玄奘心中，已经找到生命的最高意义，所以能在生死关头保持镇定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也知道做什么才能真正利益未来生命。这些非同寻常的表现，不仅让贼众感到惊异，最后还被他的德行感召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关于玄奘临危不惧的精神，《三藏法师传》有如下记载：

至凉州被逼还京，昼伏夜行乃得向西

时国政尚新，疆场未远，禁约百姓不许出蕃。时李大亮为凉州都督。既奉严敕，防禁特切。有人报亮云：“有僧从长安来，欲向西国，不知何意？”亮惧，追法师问来由。法师报云：“欲西求法。”亮闻之，逼还京。彼有惠威法师，河西之领袖，神悟聪哲，既重法师辞理，复闻求法之志，深生随喜，密



遣二弟子，一曰惠琳、二曰道整，窃送向西。  
自是不敢公出，乃昼伏夜行，遂至瓜州。（卷一）

至瓜州，前路险恶，访牒又至

（至瓜州）法师因访西路，或有报云：“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，下广上狭，洄波甚急，深不可渡。上置玉门关，路必由之，即西境之襟喉也。关外西北又有五烽，候望者居之，各相去百里，中无水草。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磧，伊吾国境。”闻之愁愤，所乘之马又死，不知计出，沉默经月余。未发之间，凉州访牒又至，云：“有僧字玄奘，欲入西蕃，所在州县宜严候捉。”州吏李昌，崇信之士，心疑法师，遂密将牒呈云：“师不是此耶？”法师迟疑未报。昌曰：“师须实语。必是，弟



子为图之。”法师乃具实而答。昌闻，深赞希有，曰：“师实能尔者，为师毁却文书。”（卷一）

随行心生退意，法师确然不回

法师既渡而喜，因解驾停憩，与胡人相去可五十余步，各下褥而眠。少时胡人乃拔刀而起，徐向法师，未到十步许又回，不知何意，疑有异心。即起诵经，念观音菩萨。胡人见已，还卧遂眠。天欲明，法师唤令起取水盥漱，解斋讫欲发，胡人曰：“弟子将前途险远，又无水草，唯五烽下有水，必须夜到偷水而过，但一处被觉，即是死人。不如归还，用为安隐。”法师确然不回。（卷一）

遇贼不惊，感化对方同礼佛影

行数里，有五贼人拔刃而至，法师即去





帽现其法服。贼云：“师欲何去？”答：“欲礼拜佛影。”贼云：“师不闻此有贼耶？”答云：“贼者，人也，今为礼佛，虽猛兽盈衢，奘犹不惧，况檀越之辈是人乎！”贼遂发心随往礼拜。（卷二）

外道欲以师祭神，命在旦夕，无有恐惧

法师自阿逾陀国礼圣迹……然彼群贼素事突伽天神，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，杀取肉血用以祠之，以祈嘉福。见法师仪容伟丽，体骨当之，相顾而喜曰：“我等祭神时欲将过，不能得人，今此沙门形貌淑美，杀用祠之，岂非吉也！”法师报：“以奘秽陋之身，得充祠祭，实非敢惜。但以远来，意者欲礼菩提树像耆闍崛山，并请问经法，此心未遂，檀越杀之，恐非吉也。”船上诸人皆共同请，



亦有愿以身代，贼皆不许。于是贼帅遣人取水，于花林中除地设坛，和泥涂扫，令两人拔刀牵法师上坛，欲即挥刃。法师颜无有惧，贼皆惊异。既知不免，语贼：“愿赐少时，莫相逼恼，使我安心欢喜取灭。”法师乃专心睹史多宫念慈氏菩萨，愿得生彼恭敬供养，受《瑜伽师地论》，听闻妙法，成就通慧，还来下生，教化此人令修胜行，舍诸恶业，及广宣诸法，利安一切。于是礼十方佛，正念而坐，注心慈氏，无复异缘。于心想中，若似登苏迷卢山，越一二三天，见睹史多宫慈氏菩萨处妙宝台，天众围绕。此时身心欢喜，亦不知在坛，不忆有贼。（卷三）

## 5. 无我利他的精神

玄奘三藏的一生，就是为了法，为了众生，



从来没有为了自己。西行时，他不顾个人安危；辩经时，他不惧生死存亡；译经时，他不惜废寝忘食。如果一个人连生命都可以付出，还有什么不可以付出的呢？

从童真入道起，他参学、求法、弘道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始终不忘“远绍如来、近光遗法”的使命。即使在艰苦卓绝的西行途中，他也随处施教，接引有缘。不仅教化佛教徒，还为外道国王说人天因果，赞佛功德，甚至以德报怨，为准备杀他祭祀的贼众说恶业苦报并授五戒。玄奘三藏所到之处，人皆称叹，美名远扬。这既是因为他学问渊博，也是因为这种无我利他的精神感召。

玄奘在印度求学期间，佛学造诣突飞猛进，即使在大德辈出的那烂陀，也可谓出类拔萃。从



道友到国王都敬慕其才，诚意挽留。对玄奘来说，虽然这是佛陀成道说法的圣地，但他西行的目的是广利群生。既然参学之愿已了，当务之急，就是要“以所闻归还翻译，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”，所以归心似箭，无意停留。这种无我利他的发心，深为他的师长戒贤论师所赞许：“此菩萨意也。吾心望尔，尔亦如是。”

学成归来后，玄奘呕心沥血地翻译佛经。因为深感人命无常，来日无多，他对译经倾注了大量心血。每天都要安排进度，如果白天有事不能完成，就连夜再翻。当时，他除了译经，还要履行作为慈恩寺上座的职责，讲经答疑、处理僧事、教诫弟子。因为时间紧迫，他总是“三更暂眠，五更复起，读诵梵本，朱点次第”，为白天的翻译做好准备。



在这样夜以继日的忙碌中，终于积劳成疾。

即使在患病期间，他想的依然是大众。当时，因为某些不合理的政策，部分僧尼、道士受到不公平对待。玄奘三藏不顾自己疾病缠身，毅然为之进言，终于使朝廷收回成命，令各地修行者得以安心办道。

至于他自己，往往只能在深夜译经结束后“礼佛行道”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用于个人修行。但从菩萨道的角度来说，无我利他本身就是最好的修行。而这一点，贯穿了玄奘的一生。不论他在哪里，处于什么样的境地，只要有因缘，就积极利他，在所不辞。乃至临命终时，还在广行供养，“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，共诸有情同生睹史多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，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，



乃至无上菩提。”关于玄奘无我利他的精神，《三藏法师传》有如下记载：

为突厥叶护可汗说十善及解脱之业

法师去帐三十余步，可汗出帐迎拜，传语慰问讫，入坐……食讫，更行蒲桃浆，仍请说法。法师因诲以十善，爱养物命，及波罗蜜多解脱之业，乃举手叩额，欢喜信受。

（卷二）

为外道国王说人天因果，赞佛功德

（飒秣建国）王及百姓不信佛法，以事火为道……法师初至，王接犹慢。经宿之后，为说人天因果，赞佛功德，恭敬福利。王欢喜，请受斋戒，遂致殷勤……自是上下肃然，咸求信事，遂设大会，度人居寺。其革变邪



心，诱开矇俗，所到如此。（卷二）

以无妄之心为寺僧取宝

法师既至，众皆聚集，共请法师陈说先事。法师共到神所，焚香告曰：“质子原藏此宝拟营功德，今开施用，诚是其时。愿鉴无妄之心，少戢威严之德。如蒙许者，奘自观开，称知斤数以付所司，如法修造，不令虚费。唯神之灵，愿垂体察。”言讫，命人掘之，夷然无患，深七八尺得一大铜器，中有黄金数百斤、明珠数十颗。大众欢喜，无不嗟伏。

（卷二）

以德报怨，为贼众说恶业苦报并授五戒

贼曰：“不敢害师，愿受忏悔。”法师受其礼谢，为说杀盗邪祠诸不善业，未来当受



无间之苦。何为电光朝露少时之身，作阿僧企耶长时苦种！贼等叩头谢曰：“某等妄想颠倒，为所不应为，事所不应事。若不逢师福德感动冥只，何以得闻启诲。请从今日已去即断此业，愿师证明。”于是递相劝告，收诸劫具总投河流，所夺衣资各还本主，并受五戒，风波还静。贼众欢喜，顶礼辞别。（卷三）

愿以所闻归还翻译，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

法师即作还意，庄严经像。诸德闻之，咸来劝住……诸德既见不从，乃相呼往戒贤法师所具陈其意。戒贤谓法师曰：“仁意定何如？”报曰：“此国是佛生处，非不爱乐。但玄奘来意者，为求大法，广利群生。自到已来，蒙师为说《瑜伽师地论》，决诸疑网，礼





见圣迹，及闻诸部甚深之旨，私心慰庆，诚不虚行。愿以所闻归还翻译，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，用报师恩，由是不愿停住。”戒贤喜曰：“此菩萨意也。吾心望尔，尔亦如是。”（卷五）

在毗罗那拏国讲《瑜伽抉择》及《对法论》等

至毗罗那拏国都城。停两月日，逢师子光、师子月同学二人，讲《俱舍》、《摄论》、《唯识论》等，皆来迎接甚欢。法师至，又开《瑜伽抉择》及《对法论》等，两月论，辞归。

为于阗诸僧讲《瑜伽》、《俱舍》等四论

是后为于阗诸僧讲《瑜伽》、《对法》、《俱舍》、《摄大乘论》，一日一夜，四论递宣，王与道俗归依听受，日有千数。（卷五）



西归所携舍利、佛像、法宝皆供寺中

即以安置法师于西域所得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；摩揭陀国前正觉山龙窟留影金佛像一躯，通光座高三尺三寸；拟婆罗痾斯国鹿野苑初转法轮像，刻檀佛像一躯，通光座高三尺五寸；拟憍赏弥国出爱王思慕如来刻檀写真像，刻檀佛像一躯，通光座高二尺九寸；拟劫比他国如来自天宫下降宝阶像，银佛像一躯，通光座高四尺；拟摩揭陀国鹞峰山说《法华》等经像，金佛像一躯，通光座高三尺五寸；拟那揭罗曷国伏毒龙所留影像，刻檀佛像一躯，通光座高尺有五寸；拟吠舍厘国巡城行化，刻檀像等。又安置法师于西域所得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，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，上座部经律论一十五部，大众



部经律论一十五部，三弥底部经律论一十五部，弥沙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，迦叶臂耶部经律论一十七部，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，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，因论三十六部，声论一十三部，凡五百二十夹，六百五十七部，以二十匹马负而至。（卷六）

翻译佛经，精勤不懈

丁卯，法师方操贝叶开演梵文，创译《菩萨藏经》、《佛地经》、《六门陀罗尼经》、《显扬圣教论》等四部，其翻《六门经》当日了，《佛地经》至辛巳了，《菩萨藏经》、《显扬论》等岁暮方讫。二十年春正月甲子，又译《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》，至二月讫。又译《瑜伽师地论》。（卷六）



劝太宗培福，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

（帝）因问：“欲树功德，何最饶益？”  
法师对曰：“众生寝惑，非慧莫启。慧芽抽殖，  
法为其资。弘法由人，即度僧为最。”帝甚  
欢……计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，计度僧  
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。未此已前，天下寺庙  
遭隋季凋残，缁侣将绝，蒙兹一度，并成徒  
众。美哉！君子所以重正言也。（卷七）

昼则帝留谈说，夜乃还院翻经

先是敕所司于北阙紫微殿西别营一所，  
号弘法院。既到，居之。昼则帝留谈说，夜  
乃还院翻经。更译无性菩萨所释《摄大乘论》  
十卷，世亲论十卷，《缘起圣道经》一卷，《百  
法明门论》一卷。（卷七）



每日自立程课，专务翻译，无弃寸阴

自此之后，专务翻译，无弃寸阴。每日自立程课，若昼日有事不充，必兼夜以续之。过乙之后方乃停笔，摄经已复礼佛行道，至三更暂眠，五更复起，读诵梵本，朱点次第，拟明旦所翻。

讲经答疑，处理僧事，教诫弟子，接引有缘

每日斋讫，黄昏二时讲新经论，及诸州听学僧等恒来决疑请义。既知上座之任，僧事复来咨禀。复有内使遣营功德，前后造一切经十部，夹纁宝装像二百余躯，亦令取法师进止。日夕已去，寺内弟子百余人咸请教诫，盈廊溢庑，皆酬答处分，无遗漏者。虽众务辐凑，而神气绰然，无所拥滞。犹与诸



德说西方圣贤立义，诸部异端，及少年在此周游讲肆之事，高论剧谈，竟无疲惫，其精敏强力，过人若斯。复数有诸王卿相来过礼忏，逢迎诱导，并皆发心，莫不舍其骄华，肃敬称叹。（卷七）

为四州刺史授菩萨戒，并广说菩萨行法

二年春正月壬寅，瀛州刺史贾敦睦、蒲州刺史李道裕、谷州刺史杜正伦、恒州刺史萧锐因朝集在京，公事之暇，相命参法师请受菩萨戒。法师即授之，并为广说菩萨行法，劝其事君尽忠，临下慈爱。群公欢喜，辞去。（卷七）

不顾自身患疾，为受辱僧道请命

永徽六年，有敕：“道士、僧等犯罪，情



难知者，可同俗法推勘。”边远官人不闲敕意，事无大小动行枷杖，亏辱为甚。法师每忧之，因疾委顿，虑更不见天颜，乃附人陈前二事于国非便：“玄奘命垂旦夕，恐不获后言，谨附启闻，伏枕惶惧。”敕遣报云：“所陈之事闻之。但佛道名位，先朝处分，事须平章。其同俗敕，即遣停废。师宜安意，强进汤药。”……自是僧徒得安禅诵矣。（卷九）

一心译经，无时暂辍，积气成疾

法师时在积翠宫翻译，无时暂辍，积气成疾。奏帝，帝闻之不悦，即遣供奉内医吕弘哲宣敕慰问法师。（卷九）

交代后事从俭，勿近宫寺

法师翻《般若》后，自觉身力衰竭，知



无常将至，谓门人曰：“吾来玉华，本缘《般若》，今经事既终，吾生涯亦尽，若无常后，汝等遣吾宜从俭省，可以藁蔕裹送，仍择山涧僻处安置，勿近宫寺。不净之身宜须屏远。”  
(卷十)

罄舍衣资，更令造像，设斋嘏施

法师又云：“玄奘一生以来所修福慧，准斯相貌，欲似功不唐捐，信如佛教因果并不虚也。”遂命嘉尚法师具录所翻经、论，合七十四部，总一千三百三十八卷。又录造俱胝画像、弥勒像各一千帧，又造塑像十俱胝，又抄写《能断般若》、《药师》、《六门陀罗尼》等经各一十部，供养悲、敬二田各万余人，烧百千灯，赎数万生。录讫，令嘉尚宣读，闻





已合掌喜庆。又告门人曰：“吾无常期至，意欲舍堕，宜命有缘总集。”于是罄舍衣资，更令造像，并请僧行道。至二十三日，设斋嘏施。（卷十）

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

其日又命塑工宋法智于嘉寿殿竖菩提像骨已，因从寺众及翻经大德并门徒等乞欢喜辞别，云：“玄奘此毒身深可厌患，所作事毕，无宜久住，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，共诸有情同生睹史多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，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，乃至无上菩提。”（卷十）



## 二、玄奘精神的四大意义

玄奘三藏的这些精神，对人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在这些精神中，除了无我利他，其他四点并非佛教所特有，而是和其他宗教乃至世间法共有的。社会上也有不少人精进好学、为法忘躯、淡泊名利、临危不惧，他们的精神和玄奘有什么区别？换言之，玄奘的精神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殊意义？为什么他能使那么多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召，所激励，进而从中受益？关键在于，他所学的内容是什么，又是为什么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


从这一点来说，玄奘精神的意义，就是佛法对人类的意义，也是佛法在当代社会的意义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。

## 1. 文化传承的意义

说到文化传承，有人可能觉得那是专家学者和相关领域的事，或者说，是那些文化人的工作范围，和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少关系。事实上，文化传承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现实人生。我们会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，什么样的思维方式，什么样的生命品质，都离不开文化传承的影响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人就是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产品。当然，这个产品也会进一步参与并影响文化传承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，自汉魏以来，主流是儒释道三家。其中，儒家文化是国人为人处世的基础，



告诉我们，应该如何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包括从个人生活到走入社会，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的种种原则。西方经过启蒙运动后，人文思想得到传播，提倡平等、民主、法治、自由。这样一种文化传播，造就了现代的西方文明和相应的生活方式。两种文化虽然差异巨大，但都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的关怀。

而印度文化关注的核心问题，是轮回和解脱。他们认为生命是无尽的延续，今生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，是通往未来生命的入口。人生的最大意义，是通过认识轮回走向解脱，所以它不仅关心现实利益，同时也关心未来乃至究竟的利益。这就使得印度的宗教文化极其发达。关于轮回和解脱，不同宗教都会作出解释，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，佛



教也不例外。区别只是在于，佛陀是圆满的觉者。当年，他遍访印度各大宗教并达到和他们同样的修行境界，却发现那些都不究竟，是相似而非真正的涅槃。之后，又经过漫长的探索，最终通过禅定，以及对缘起的观察，证得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和漏尽通，找到真正的轮回之因和解脱途径。

这一思想体系传入中国后，受到广泛推崇，并迅速传播。尤其是轮回和心性的理论，可以说，填补了中国哲学的空白。从儒家角度来说，基本对现世以外的问题避而不谈，所谓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。但认识不到轮回，生命是没有长度的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至多也就过百而已，如果结束就没有了，今生的一切努力还有什么意义？当生命



被切割成一个片段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将是短视而盲目的。

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如果缺少对心性的认识，生命是没有深度的。和动物相比，人类的理性特别发达。但理性是双刃剑，用得好，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智慧，提升生命，不仅利益自己，还能利益他人。用不好，就会胡思乱想，形成错误观念，带来痛苦烦恼，不仅危害自己，还将危及他人乃至世界。自古以来的那些暴君，包括今天的恐怖分子，都是因为错误使用理性，才会丧心病狂，做出种种损人不利己的极端恶行，给他人带去灾难，让世界引起动荡。

仔细想想，在我们所有的观念中，有哪一样不是受到父母、师长、社会、书籍的影响？即使



那些我们认为都是自己思考的结果，追根溯源，依然离不开他人的引导和启发。所以说，传承一种智慧的文化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。这意味着，我们从小就能接受健康的人生引导，建立正确的是非观念。如果这样，我们的社会还会处处充斥着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吗？有句话叫做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”，且不论它的本意是什么，但带来的后果是，很多人不畏惧作恶，不畏惧造假，不畏惧伤害他人，不畏惧出卖良心，不畏惧道德沦丧，甚至也不畏惧受到惩罚。看看我们这些年的教育，也就不难理解今天的社会乱象和层出不穷的恶性案件了。

所以说，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的发展，文化传承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这决定我们将成为



什么样的人，是文明还是野蛮，是智慧还是愚痴，是圣人还是凡夫。这种个体素质又会相互影响，进而决定整个社会的状态，是和平还是动荡，是包容还是对立，是充满关爱还是弥漫戾气。

玄奘正是看到其中的意义，所以在十三岁出家时，就立下“远绍如来，近光遗法”的志向。从远的来说，要继承如来家业，使佛陀和历代祖师传承的正法久住世间；从近的说，要以实际行动求法、弘法，令佛法发扬光大，广利群生。

佛教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（公元前二年）传入中国，其后翻译了大量经论。到玄奘所处的唐朝，天台、三论等宗派先后成立，汉传佛教已趋于成熟。但玄奘在四处参学后，对各家之说反复思维，并和圣典进行对照，总觉还有尚未解开的疑惑，所





以发愿去印度求法，并请回完整的《瑜伽师地论》，以释众疑。

玄奘从西行开始，边走边学，十七年间，遍访西域大德。除了在那烂陀寺跟随戒贤论师闻法外，还在盛行小乘的迦湿弥罗国修学两年，并先后学习经部、大众部、正量部、萨婆多部等各种经论，广学多闻，从不空过。归来后，又全身心投入佛经翻译。除了译出众多唯识典籍并成立唯识宗之外，重要经论还有《大般若经》六百卷，《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》二百卷等，共一千多卷，是汉传佛教乃至中华文化的珍贵宝藏。

这样一种文化传承，对汉传佛教建设，乃至中国文化、世界文明的发展，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。尤其是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的唯识宗，



虽然在玄奘之后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，仅两三传就式微了，但到民国年间，一些当时失传的唯识典籍又从海外发现并请回，使这一教法得到重光。

唯识是立足于妄心系统的修行。我在弘法过程中，之所以能贴近现实，通俗易懂，就是因为对唯识理论比较熟悉。在唯识经论中，对各种心行的运作原理和相互关系阐述得特别细致，并揭示了认识和世界的关系。虽然看起来名相繁多，但和现代心理学有较多交叉点，从运用来说，更容易找到入手处。

我们学习佛法，不是为了学而学，也不是为了知道一些名相，增加一些素养，而是通过学佛认识自己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进而依照佛法引导，摆脱负面心行，发展良性品质，使



生命生生增上。当一个人因为学佛得到改变，就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。而这些家人、朋友、同事，又会把这种影响带给更多的人。所以，我们不仅要去做这种智慧文化的受益者，还要以玄奘三藏为榜样，做它的继承者和传播者。

## 2. 精神追求的意义

玄奘的一生，始终贯穿着精神追求。因为他有丰富的精神需求，所以才能精进好学；因为他有坚定的精神信念，所以才能为法忘躯，临危不惧；因为他有强大的精神力量，所以才能淡泊名利，无我利他。

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对物质的狂热，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变得日益贫乏。我们热衷于了解物质世界，改善物质生活，熟悉产品的更新换代，潮流



更替。当我们说到物质追求时，会有非常明确的目标，知道自己要的是时尚衣物还是数码产品，是高端汽车还是豪华别墅，甚至对其中细节了然于胸，如数家珍。在这无止境的物质追求后，精神又于何处安放？

当然，人生在世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。但在今天，凡是能正常工作的人，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。遗憾的是，很多人虽已没有生存之忧，所做的一切还是在解决生存问题——那就是赚钱，继续赚钱，不断赚钱。而赚到的钱也只是用于生存，没有更多更高的意义。可以说，生存是为了活着，活着是为了生存。

其次是生活问题，即提高生活质量和品位。比如现代人热衷旅行，以开阔视野；或钟情艺术，



以陶冶情操；或品茗识香，以修身养性，等等。总之，就是让生活多一些爱好，多一些情调，多一些让精神愉悦的内容。

第三是生命问题，找到活着的真正意义，建立健康的生命品质。在心理疾病日益普遍的今天，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。很多人之所以忧郁、自闭甚至走上绝路，虽然有各种原因，但根源就在于不知道活着的意义。既然活着都没有意义，世间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？

从生存到生活，从生活到生命，物质所能做的，就是解决生存问题，改善生活条件，而生活质量乃至生命品质都是由精神因素决定的。现在很多人富起来了，但幸福却没有随之而至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心态有问题，因为缺乏正向的精神生活



和精神追求。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扭曲了，物质只能加速他的变态；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坍塌了，再多的物质也无法支撑它，复原它。所以，当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后，我们更应该重视精神追求。

说到精神追求，大致可以包括三个方面。首先，是对文学艺术等精神食粮的需求；其次，是对心灵和精神自由的需求；第三，是对高尚人格和生命品质的需求。从佛教角度来说，这三点又有特定的内涵。首先，是对佛法真理的需求；其次，是对解脱自在的需求；第三，是对佛菩萨生命品质的需求。

一个产品是由各种零件组成，同样，我们的存在也是由各种心理因素组成。正是它们，造就了我们的心态、人格和生命品质。如果心态安宁平和，



有丰富的精神世界，即使生活清贫，一样可以乐在其中，就像孔子那样，“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”。而在佛经和祖师大德的传记中，这样的记载更比比皆是。可见，真正影响我们感受的不是物质，而是精神。

那么，如何造就良好的心态乃至生命品质？离不开对心性的了解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在玄奘翻译的唯识典籍中有着详尽的阐述。比如唯识学讲到八识，除了我们可以感知到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前六识，还提出潜意识，即第七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。其中，第八阿赖耶识储藏着我们所有的生命经验，并作为生命载体，贯穿生命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了解心行的运作规律，我们就能有针对性地加以调整。



在我们的心灵世界，有佛性，也有魔性；有正面的良性心理，也有负面的烦恼心理。修行，就是解除烦恼、发展良性心理的过程，最终才能像佛菩萨那样，圆满智慧和慈悲两大品质。要做到这些，必须发菩提心，建立崇高的利他主义愿望。这一愿望有两个面向，一是以追求无上觉醒为目标，二是以帮助一切众生从迷惑走向觉醒为己任，可以说，这是最高尚的精神追求。

要实现这一精神追求，佛教有专门的修行方法。当年，玄奘三藏之所以要到印度求法，主要是为了得到《瑜伽师地论》的传承。后来，他在那烂陀寺听讲此论三遍，并在回国后将之翻译为中文。在这部论典中，系统阐述了菩萨道的修行过程，尤其是《菩萨地》这一品，对如何造就菩萨品格





作了详细介绍，是我们学做菩萨的重要指南。

当我们没有精神追求时，很容易把物质追求最大化。正是这种物欲的极度膨胀，带来了心灵的扭曲，以及种种社会问题。甚至在称为象牙塔的高校内，恶性案件也频频发生。所以，今天的人特别需要正向的精神引导，需要对人生重新定位。而玄奘三藏正是精神追求的典范，他以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历程，向我们诠释了精神追求的意义所在。

### 3. 探究生命的意义

每个生命都有与生俱来的困惑。古往今来，人们始终在追问：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？活着为了什么？这是人类永恒的困惑，也是生命的终极问题。或许有人会觉得，这些问题过于抽



象,不想也罢。但问题不会因为我们的忽略就消失,哪怕你刻意回避,它也会在某个时刻,悄然浮现心头。让你觉得,现实中的一切都在这个大背景下变得有些虚无,有些茫然。当问题出现时,我们是掩盖它,还是面对它?

这些问题,也是玄奘西行求法的动力所在。佛法不是抽象的玄谈,也不是形而上的哲学,而是人生的大智慧,是解决一切生命困惑的指南。当年,佛陀就是因为看到生老病死,对生命真谛产生了追问,所以出家修行,最终证得菩提,找到答案。

玄奘西行,同样是基于对生命的探究。当我们说到“求法”时,似乎“法”就是目的。但我们要知道,这个“法”既是指经典法本,更是指其中蕴含的生命真谛、解脱方法。正如《三藏法



师传》所说的那样：“誓游西方以问所惑，并取《十七地论》以释众疑。”玄奘西行，不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博学，也不是为了去佛教发源地镀金，而是要解决心中的疑惑，进而解决大众的疑惑。正是对生命真谛的孜孜以求，才使他如此精进好学，不畏艰辛，甚至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。

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，到唐朝，已经翻译了相当一部分经论。但因语言及所译经本的完整性等种种问题，还存在未尽人意之处。在玄奘参学的过程中，对很多问题“验之圣典，亦隐显有异，莫知适从”，这就促使他去找寻答案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玄奘求法的过程，就是不断探究生命，解答人生困惑的过程。

关于人生困惑，不仅玄奘存在，也是每个生



命终将面对的。或者说，只要你不甘心像动物那样活着，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。在玄奘翻译的《瑜伽师地论》、《大毗婆沙论》、《俱舍论》等经论中，对这些问题都有详尽的阐述。当然，今天的人不必像玄奘那么辛苦，不需要翻山越岭、万里迢迢地求法。不过我们要知道，虽然现在足不出户就可以阅读经典，修学佛法，但还是要基于对生命的探究，才能把法落实到心行，进而产生作用。如果没有探究生命真相的愿望，没有找到答案的决心，学佛往往会流于表面，能够知道一点道理，让心态变得平和些，就觉得满足了。这样的话，就远远没有发挥佛法应有的作用。

我学佛几十年，不是因为自己信仰佛法，对佛教有感情，所以要去传播。而是因为我在修学过



程中，使我对生命的认识越来越透彻，也使我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楚。通过佛法智慧，我找到了生命的价值、意义和归宿，也找到了解决生命问题的答案，所以才会不遗余力地学法、弘法。

通过《三藏法师传》可以看到，对玄奘来说，如果不了解生命真相，人生是不值得过的。而佛法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，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就不难理解他“宁可西而死，岂归东而生”的决心了。这不是意气用事，也不仅仅是对西行的坚持，而是对人生道路的抉择。

#### 4. 降魔成道的意义

西行途中，玄奘经历了数不清的艰辛和危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既要克服身体的极限，更要战胜内心的障碍。从佛教角度来说，一切困难其实都



是我们内在心魔的外化。玄奘取经的过程，就是不断战胜心魔的过程。

这种考验从准备西行就开始了。当时，同道“结侣陈表，有罍不许，诸人咸退，唯法师不屈”。而在之后的行程中，西行还是东归的考验接踵而至，伴随他的整个旅程。其中，有官兵阻拦、勒令东返的考验；有向导退心、弃之不顾的考验；有妖鬼幻境、倏忽千变的考验；有迷失道路、滴水不存的考验；有翻越雪山、穿行沙漠的考验；有被迫献祭、命在旦夕的考验；还有国王强留、威逼利诱的考验，等等。面对每一次考验，玄奘从来没有丝毫动摇。

前面讲到，玄奘有为法忘躯、淡泊名利、临危不惧和无我利他等精神。所有这些精神，都是



代表他对心魔的超越。为法忘躯，是对生死的超越；淡泊名利，是对名利的超越；临危不惧，是对恐惧的超越；无我利他，是对自我的超越。

凡夫都以自我为中心。这个自我，又是由自我的重要感、优越感和主宰欲组成，希望自己比别人更重要，更优越，从而让别人顺从于我。多数人的一生，都在为这三种感觉而努力。这个社会之所以有竞争，有攀比，有压力，也是由这三种感觉造成的。

但这些感觉是无常的。你今天觉得自己重要，明天可能就不重要了；你在这里重要，换个地方可能又不重要了。如果在乎这三种感觉，就会执著名誉、地位等外在支撑。一旦这种执著变成依赖，就会引发焦虑、恐惧、患得患失等负面情绪。所以，



我们总是没有安全感，总是担心别人算计自己。因为这种担心，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，和他人形成对立。其实，算计自己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心魔。正是它，在控制你，使唤你，伤害你。

可以说，学佛就是降伏心魔的过程，进而提升生命，圆满悲智。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即将成道前，同样经历了降魔的过程。当时，天魔波旬带着他的魔女前来，用美色和利益加以诱惑，试图干扰佛陀修行。但佛陀本身就是王子，为了追求真理，主动放弃家庭、财富、权力，选择出家修行的人生道路，怎么还会为之所动？看到美色和利诱没有效果，波旬又派出魔军加以恐吓。刀光剑影中，佛陀依然如如不动。因为佛陀已经战胜内心的所有烦恼，没有爱欲，就不会被美色诱惑；





没有贪著，就不会被利益干扰；没有恐惧，就不会被刀剑吓退。

佛陀成就的功德有三种，首先是断德，消除内心的一切烦恼和负面心理；其次是智德，成就认识自己、通达诸法的智慧，包括根本智和差别智；第三是悲德，即大慈大悲的品质，没有一个众生是自己不愿利益，不愿帮助的。其中，智德和悲德都是建立在断德的基础上。如果不能调伏心魔，断除烦恼，那么，智慧就会有欠缺，慈悲就会有染污，是不可能真正圆满的。

佛陀是由降魔而成就菩提，玄奘是由降魔而求得真经，这也是每个修行人必须面对的考验。佛法认为，在我们没有成佛前，都在魔的控制之下。这个魔首先是心魔，即烦恼魔、五蕴魔、死魔；



其次是外魔，又称天魔，从广义来说，也包括一切困难障碍。外在的魔之所以能对我们产生干扰，关键在于心魔。因为有心魔，才能里应外合，兴风作浪。一旦战胜心魔，外在的魔就无能为力了。



### 三、结束语

非常随喜“戈友会”重走玄奘路的行动。通过这样的行走，我们不仅要在戈壁滩上体会求法之路的艰难，从而磨砺意志，坚持不懈，关键还要了解，玄奘的精神内涵是什么——他为什么能精进好学，为什么能为法忘躯，为什么能淡泊名利，为什么能临危不惧，为什么能无我利他？进而还要了解，玄奘西行求法的意义在哪里。这样一种文化传承对整个人类，以及对我们每个人，究竟具有多大的意义。如果看不到其中的精神和意义，



那么，玄奘对我们的价值，可能只是一个旅行者，一个探险家，又或者，只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。如果仅仅看到这些，我们就错失了真正的宝藏。

茫茫戈壁，天阔地远。这一路，放下我们在世间的身份地位，人事纷扰，才会发现，其实这是一次心灵之旅，是走向内心，追问生命真谛的旅程。希望每一位已经上路的行者，都能以玄奘为榜样，以他的精神激励自己。路漫漫，不惧上下求索；行万难，不退求道之心。